历代吟咏《史记》人物诗歌选读

宋嗣廉摇编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吟咏《史记》人物诗歌选读 / 宋嗣廉编著.— 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8.12

ISBN 978-7-206-06051-9

Ⅰ. 历… Ⅱ. 宋… Ⅲ. ①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 ②史记—历史人物—人物研究 Ⅳ. I22 K204.2 K82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6729 号

历代吟咏《史记》人物诗歌选读

著　　者：宋嗣廉

责任编辑：刘士琳　　封面设计：张　娜　　责任校对：韩志国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　邮政编码：130022）

印　刷：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

开　本：880mm×1230mm　　1/32

印　张：29　　字　数：780 千字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206-06051-9

版　次：2008 年 12 月第 1 版　　印　次：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　价：6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摇摇言

韩兆琦

我和宋嗣廉先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。

[illegible]年，我在筹备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性《史记》研讨会期间，有幸读到宋先生[illegible]年出版的《史记艺术美研究》。这是我国第一部从美学角度研究《史记》的专著。我冒昧地向宋先生发出了与会邀请。当时担任吉林师范学院院长的宋嗣廉教授慨然应诺。我们就这样开始了“以文会友”，且友谊日久弥深。

今年春天刚刚读过宋先生[illegible]年出版的新作《司马迁兵学纵横》，又接到宋先生寄来的得到北华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《历代吟咏史记人物诗歌选读》书稿，并要我写一篇序言。盛情难却，只好捉笔了。

据我所知，宋先生退休以后就着手搜集历代吟咏《史记》人物的诗歌了。在[illegible]年出版的陕西司马迁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《司马迁与史记论集》中就收入了宋先生的一篇题为《吟咏史记人物的诗歌也是史记研究的一种成果形式》，从而引起同行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关注。此后宋先生又陆续发表了《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李白与〈史记〉人物的情结》、《论元曲”接受”〈史记〉人物方式举隅》等系列文章，进一步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。

《历代吟咏史记人物诗歌选读》，收入了历代[illegible]多位诗人[illegible]多首诗歌和[illegible]多条相关诗句。为了阅读方便，除了对每首诗歌作了简要注释，对入选的《史记》人物作了必要介绍外，对一些

代表性诗歌还进行了评说，［附录］里收入了作者发表和未发表的几篇研究文章。

宋嗣廉先生这部著作，正如同行学者所评价的：是以历代吟咏《史记》人物诗歌为研究对象，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，立意于“诗论”的高度，为《史记》研究又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，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。

历代吟咏《史记》人物的诗歌实际就是以诗歌的形式评论《史记》人物。在全面系统梳理这批诗歌过程中，宋先生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：用诗歌形式评论《史记》人物，几乎是与以文章（包括点评）形式的评论同时出现、发展、成熟、兴盛的。其数量和评论的深度与广度，完全可以与运用其他形式评论所取得的成果相媲美，并与之相得益彰。“诗论”《史记》人物，是《史记》研究成果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，也是《史记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几年前宋先生曾和我就这一看法交谈过，我是完全赞成这一结论的。的确，这部分诗歌长期以来研究者很少将其当作《史记》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待，只是看作《史记》对诗歌影响的一个实证而已，从这个意义讲，宋先生开垦这片“荒地”本身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。

“老骥伏枥”，钟情《史记》，笔耕不辍，累见成果，对我也是一个激励。

□□□年□月于北京

（韩兆琦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
全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）

前摇摇言

——诗评《史记》人物的历史轨迹

评论《史记》人物的诗歌，与其他形式的评论几乎是同时问世的。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却很少将其当作《史记》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待，只是看作《史记》对诗歌影响的一个实证而已。如果我们沿着这批“实证”的历史轨迹，从《史记》评论的角度评估这批诗歌，不难发现它们对《史记》研究的独特贡献。

《史记》问世以来，第一个为司马迁作传并最早对《史记》作出颇有影响评价的是东汉班固。班固在继其父班彪再次充分肯定司马迁的“良史之才”的同时，也十分赞同扬雄关于《史记》的学术思想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与经”的批评，并具体指出司马迁的“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”① 等等谬误。似乎这就是班固所认为的《史记》学术思想的全部了。其实不然。如果我们认真读一读班固写的历史上第一篇吟咏《史记》人物的诗歌《咏史》，就会发现班固对《史记》所体现的儒家伦理思想还是有所肯定的。这首诗取材于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② 中缇萦救父的故事。缇萦“愿入身为公婢以赎父刑罪，使得改行自新”的上书，感动了文帝，下诏“除肉刑罚”。司马迁盛赞“缇萦通尺牍，父得以后宁”的壮举。在班固看来，缇萦正是忠孝两全的楷模。而忠孝乃儒家伦

① 汉摇班固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灵摇摇年 远月出版。

② 汉摇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灵摇摇年 怨月出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理道德的核心。对这首《咏史》诗前人多有评论。南朝（梁）钟嵘就其文史价值说：“东京二百载中，惟有班固《咏史》，质木无文；就其特点而言，体现了“孟坚才流，而老于掌故。观其《咏史》，有感叹之词。”① 班固对缇萦行为的“感叹”实际就是对《史记》所体现的儒家伦理观的肯定。在汉代，诗歌是政教的工具。班固也是通过《咏史》以宣扬政教而强寓训勉。

到了汉末以至魏晋南北朝，“独尊儒术”的藩篱被冲破，迎来了人的自觉和文学自觉时代。随着《史记》较为广为广泛流传，多视角的评论也随之出现。扬雄就第一个关注《史记》的浪漫主义色彩成分。他在《法言·君子篇》② 中就说：“仲尼多爱，爱义也；子长多爱，爱奇也。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史传篇》③ 中，同样说《史记》是“爱奇反经之尤”。他们都是把“奇”与“义”、“经”对立起来。这是因为他们所谓的“奇”主要是指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了阴阳五行家的某些奇谈怪论。实际上司马迁所爱之“奇”是对特异性的历史人物——“奇人”的推崇与偏爱。魏晋时期涌现出的吟咏《史记》人物诗歌的主流则是揭示了司马迁所爱之“奇”的真正内涵。魏晋时期文学特点之一是文学与哲理的结合。因为这一时期哲学思考蔚然成风；也是作家自我意识加强、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阮禹的《咏史二首》④ 中，歌咏了体现“奇人”荆轲自我价值勇刺秦王的壮举。诗中写道：

“燕丹养勇士，荆轲为上宾。

---

① 《诗品注》，陈延杰注摇人民出版社，员怨缘员年 员月出版。

② 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摇中华书局 员怨缘员年 愿月出版。

③ 《文心雕龙》，范文澜注摇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员怨缘缘年 缘月出版。

④ 《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》，韩格平摇吉林文史出版社，员怨怨员年 员月出版。

图擿尽匕首，长驱西入秦。
素车驾白马，相送易水津。
渐离击筑歌，悲声感路人。
举座同咨嗟，叹气若青云。”

诗人不仅表达了对特异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和传“畸人”于天下的愿望，也是借传“畸人”以自勉。东晋的陶渊明则更进了一步。他也写了一首《咏荆轲》。朱熹说：“陶渊明诗，人皆说是平淡，据某看他自豪放，但豪放得来不觉耳。其露出本相者，是《咏荆轲》一篇”（《朱子类语》）。顾炎武在《菰中随笔》中也说：“陶征士，韦苏州，非直狷介，实有志于天下者。陶诗‘惜哉剑术疏，奇功遂不成’——何等感慨，何等豪宕！”① 陶渊明自己也说得十分明白，他在《读史述九章》中就说：“余读《史记》，有所感而述之。”② 东汉班固在《汉书叙传》③ 中第一个指出《史记》是司马迁“幽而发愤”之作。荀悦和葛洪也都肯定了这一点。可惜他们都只把司马迁的“愤”看成是个人遭刑的怨愤，并没有揭示出这个“愤”的深层涵意。西晋左思的《咏史》则承担了这一使命。他在《咏史》（之七）中写道：

主父宦不达，骨肉还相薄。
买臣困采樵，伉俪不安宅。
陈平无产业，归来翳负郭。
长卿还城都，壁立何寥廓。

① 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》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注摇中华书局灵猴园年 愿月出版。

② 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》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注摇中华书局灵猴园年 愿月出版。

③ 《史记研究史略》，张新科摇俞章华摇三秦出版社，灵猴园年 员月出版。

四贤岂不伟，遗烈光篇籍。
当其未遇时，忧在填沟壑。
英雄有屯邅，由来自古昔。
何世无奇才，遗之在草泽。

诗人以《史记》人物主父偃、朱买臣、陈平、司马相如“四贤”，“当其未遇时，忧在填沟壑”为例，揭露了“由来自古昔”糟蹋人才的罪恶，抒发了在门阀森严时代出身寒微士人对现实的愤懑与不平。体现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发之“愤”的真正涵义。正如钟嵘《诗品》中所指出的：“文典以怨，颇为精切，得讽逾之至”。左思这首《咏史》对吟咏《史记》人物诗歌的发展也作出了突破性的历史贡献。明代胡应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。他在《诗薮》[①] 中说：“《咏史》之名，起自孟坚（班固），但指一事。魏杜执《赠毋丘俭》，垒用入古人名，堆垒寡变。太冲题实因班，体亦本杜，而造语奇伟，创格新特，错综震荡，遗气干云，遂为古今绝唱。”沈德潜《古诗源》评价左思《咏史》时说：“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现，此千秋绝唱也。”[②] 张松如先生主编的《中国诗歌史》[③] 充分肯定了左思《咏史》诗这一历史地位：“左思咏史，不呆衍史实事，而把咏史与咏怀浑然一题的交融起来，借古人古事抒吐远大理想与愤懑不平，而且一篇之中不专咏一人一事，做到错综震荡，挺拔雄健，充满反抗精神和浪漫情调，成为脍炙人口的千秋绝唱。”此后东晋袁宏的《咏史二首》，南朝（陈）张正见的《韩信》、祖孙登的《司马相如》，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的《咏史》、南

---

① 《诗品注》，陈延杰注摇人民出版社，贵州贵阳年 贵阳月出版。

② 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》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注摇中华书局贵州贵阳年 愿月出版。

③ 《中国诗歌史》，张松如主编摇吉林大学出版社，贵州贵阳年 贵阳月出版。

— 源 —

朝（梁）虞义《的咏霍将军北伐》等吟咏《史记》人物的诗歌，多借古抒怀，有意师法左思，但未有出其右者。

到了唐代，吟咏《史记》人物的诗歌则为之大变。

东汉班固在肯定司马迁有“良史之才”的同时，也称赞了《史记》“文章”之美。陶渊明也觉察到了《史记》的感染力。但都没有论及《史记》的文学成就。只有到了唐代，《史记》不仅确立了正史之首的地位，也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。当时古文运动的旗手韩愈、柳宗元就是以师法《史记》为目标的。他们不仅是学习《史记》最有成就的古文家，同时对《史记》文章风格作出最有权威的评论。韩愈、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和他们的“雄深雅健”说与“峻洁”说影响和引导着一代文学家从文学视角去揣摩、效法《史记》，不仅古文领域里硕果累累，而且在诗歌领域中以《史记》人物为题材并运用《史记》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，其数量之多、成就之高不仅是空前的，也是后世所望尘莫及的。一大批诗人如陈子昂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杜牧等等，都有这方面的佳作问世。一批专力写作咏史的诗人如胡曾、罗隐等，他们的创作有一大部分取材于《史记》。如胡曾有 员缘园首咏史诗，其中竟有 苑园余首取材于《史记》。这批诗歌有的是对原有题材进行再创作，使人物更具有典型性，更浪漫，增强了感染力；有的是对《史记》人物进行评论，令人耳目一新。《史记》人物形神兼备，呼之欲出。必然给吟咏《史记》人物的诗人以丰富的灵感和强烈的震撼。《李将军列传》中写了这样一个突出李广神武的细节：“广出猎，见草中石，以为虎而射之，中石没镞，视之是石也。因复更射之，终不能复入石矣。”诗人卢纶对这一题材进行了再创作，写下有名的《塞下曲》（其一）①：

---

① 《唐诗选注汇评》，韩兆琦摇北岳出版社，员愿愿年 员月出版。

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。
平明寻白羽，没在草石中。

诗人用诗歌特有的浪漫、夸张的笔法对李广的神武加以升华，不仅创造了激发人们想象的意境，而且渲染了一种紧张的气氛，为这个故事涂上一层喜剧色彩，令人惊，令人喜。读后不能不对“飞将军”李广油然而生敬羡之情。因为“诗语皆有颂美之意”（刘永剂《唐人绝句精华》）。同时这样脍炙人口的诗歌的广泛流传，自然加速了《史记》的普及。杜甫是一位对《史记》钻研很深的伟大诗人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[①] 中说：“杜陵五七言古叙事，节次波澜，离合断续，从《史记》得来，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。”读了杜甫的《禹庙》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[②] 载大禹治水一事独详。大禹“劳神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。薄衣食，致孝于鬼神。卑宫室，致费于沟洫。路行乘车；水行乘船；泥行乘橇；山行乘桥。”最后“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”。杜甫在《禹庙》[③] 中用诗的形式不是重复这些记载，而是“事在语中而人不知”。读了这首诗，我们眼前出现的不止是“空山”里的禹庙，还有披上落日霞辉的“龙蛇”，澎湃淘沙的滔滔江水，是“云气生虚壁，江声走白沙”。这是写大自然的磅礴气势，又何尝不是再现大禹治理山河的伟大气魄呢！最后两句“早知乘四载，疏凿控三巴”，意思是说：禹啊，禹啊，我就耳闻你乘四载、凿三峡、控三巴的英雄事迹；今天现场，目睹遗迹，越发敬重你的伟大了！诗人丰富的想象，把我们带到象龙一样喷云吐

① 《艺概》，刘熙载摇上海古籍出版社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出版。
② 汉摇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出版。
③ 《杜诗镜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出版。

雾的大禹身边。饱满的激情使我们与诗人同时为大禹的丰功伟绩而跳动不已。这就是唐代诗人学习《史记》的成就并对《史记》人物进行再创造的价值所在。

显然，唐代诗人注意向《史记》学习并以《史记》人物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，是和《史记》确立了正史地位以及古文家、古文运动的影响分不开的。在唐代，古文家比较重视对《史记》的学习与研究。却不那么重视《史记》的评论。而在这方面，诗人们比之古文家们“超前”了，创作了一批评论《史记》人物的诗歌。有的是升华和补充了司马迁的人物论赞；有的则是对《史记》人物作了与司马迁不同的评价。诗人陈子昂以燕昭王郭隗“筑宫而师事之”召贤者为题材，写了一首《隗君》。诗人认为“历代非无才”，只是因为不“逢时”而被埋没了；有的则因为“逢时”而有机会显露才干，遂“贵”起来，成了英雄，成了伟人，即“时事造英雄”之谓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个国家，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，那会有另一个人代替他。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——或好或坏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总是会出现的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郭隗其人，燕昭王也还是会筑黄金台招纳贤才，只不过被招纳的将是另一个人罢了。《隗君》便形象地表露了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观点。白居易在《叹鲁》[①] 诗中为一些有才能无法施展而不平道：“展禽何为者？直道竟三黜。颜子何如人？屡空聊过日。皆怀王佐道，不践陪臣秩。”他的结论是：“命为时所屈”，而且认为这是自古以来“无耐何”的问题。白居易在这首对《史记》人物的评论的诗中也接触到了“时’对一个人命运影响的问题。这不能不说与司马迁史识的影响有一定关系。司马迁在《老子韩非列

① 《古代咏史诗》，岳希仁摇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出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传》[①] 中曾引老子的一段话："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"是说一个人要有所作为，必定有一定的客观条件。司马迁是赞同这一观点的。他在《萧相国世家》[②] 中说："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，碌碌未有奇节。及汉兴，依日月之末光，何仅守管龠，因民之疾（秦）法，顺流与之更始。"意思是说，萧何本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吏，只因他追随刘邦，赶上秦汉之际的动乱时代，因"顺流"乘势才作出一番事业来。同样，在《绛侯周勃世家》、《樊郦滕灌列传》、《范睢蔡泽列传》中也都反复表达了这一观点。陈子昂、白居易等诗人就《史记》人物的命运发出的有关"时"与"命"的诗论，无异会加深我们对司马迁关于"时势造英雄"这一哲学命题的理解。唐人这些诗论比之魏晋时期诗人们就《史记》人物命运发出的一些感叹显然是更加深刻更加发人深思了。还有的诗论并不囿于司马迁的观点，逆向思维，翻出新意。比如孔子，司马迁是顶礼膜拜的，并以"素王"之尊将其列入"世家"行列。在《孔子世家》[③] 论赞中称其为"至圣"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自己"想见其为人"、"心想往之"、"低回留之（指孔子庙堂）不能去"等等。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伟人，一位大教育家，竟也有说"不"的诗人，而且言之成理，令人信服。周昙在《颜回》[④] 中质问道："宣尼行教何形迹？"诗人认为，颜渊既然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，称赞他"好学"、"不迁怒"、"不贰过"、"贤哉回也"等等，对颜回"陋巷箪瓢困有年"的生活状态是了解的；并且深知颜回在同学中很有凝聚力："自吾有回，门人益亲"。然而倡导"仁者爱人"的孔子为什么不教育自己的学生解囊相助颜回，

---

① 汉摇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贵赚恕年 怨月出版。
② 汉摇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贵赚恕年 怨月出版。
③ 汉摇司马迁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贵赚恕年 怨月出版。
④ 《古代咏史诗》，岳希仁摇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贵赚远年 员员月出版。

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杰出的人才、得意的门生因生活困苦而夭折？何况“是时端木饫腥膻”，完全有条件救助颜回呢。诗人没有直接责怪大款端木赐，而把师兄弟们“不肯分甘救子渊”的责任归咎到老师孔子的教育失策上。诗人周昙从总结教育工作的教训角度提出这个问题，确是言之成理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表现出大唐诗人开放的思维、创新的意识。这不能不说是宋代评论《史记》风气形成、兴盛的先导。

宋代，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，《史记》的大量刊刻印行；从皇帝、重臣、名师到一般文人士子对《史记》的“嗜之不倦”。加之，宋承唐制，将《史记》“列于科举”，重视策论，《史记》成了宋人理想的取材宝库和学习典范。评论《史记》，特别是评论《史记》人物，成了一种风气，其成果也蔚为大观。加之古文家“文以载道”的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影响，诗歌中也出现了好说理、好发议论的倾向，即“以才学为诗，以议论为诗”（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）[①]。而这“才学”与“议论”恰恰是咏史诗特别需要和精髓所在。加之一批咏史诗的作者，由于对历史真实性发生怀疑，提出了读史应有史识，应另具只眼，因而往往对前人特别是唐人涉猎过的题材，又翻出新意，别有洞天。比如，夫差亡国，是历代咏史诗人关注的话题之一。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写了一首《吴宫》[②]：“龙槛沉沉水殿清，禁门深掩断人声。吴王宴罢满宫醉，日暮水漂花出城。”这是一首从侧面着笔描写吴国宫廷荒诞华糜生活的咏史诗。“日暮水漂花出城”的点睛之笔，使人感受到一种“落花流水春去也”的凄怆，感到吴宫繁华行将消逝，覆亡的不祥阴影已经悄然无声的笼罩了整个吴宫。这个题材到了宋代范成大的笔下，则成了以议论为主的诗歌。诗人在《题夫差庙》中，开篇即直接了当地

① 《历代诗话》，中华书局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出版。

② 《古代咏史诗》，岳希仁摇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出版。

指出夫差的两大失误，一是“纵敌嵇山”（放走勾践），一是“垂涎上国”（盲目伐齐），深刻揭示了吴国灭亡的根源。而所以酿成这样失误的根本原因，则是夫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也就“不知养虎自遗患，只道求渔无后灾”了。这样骄傲自大终于导致吴国灭亡。（“梧桐生后圃”、“麋鹿上高台”），也给骨鲠忠臣留下深深地历史遗恨（“千龄只有忠臣恨，化作涛江雪浪堆”）。诗人这样具有逻辑力量的诗评，其说服力和警醒力是绝不亚于一篇史论的。在《史记》人物中，项羽以其人物鲜活、命运传奇，更是引人注目。对于他的兵败陔下，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而于乌江毅然自刎，多有赞赏者。唐代诗人杜牧则一反众议，认为“胜败兵家事不期”，一个堂堂男子汉应当“包羞忍耻”，能屈能伸，不气馁，不妥协，百折不挠，东山再起。诗人认为：“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（《题乌江亭》）①。当然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，让项羽“包羞忍耻”“卷土重来”是不现实的。但诗人就历史发前人所未发之议论，高扬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，鼓舞与激励人们积极向上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而宋代的政治家，也是咏史诗大家王安石，在《乌江亭》② 中却反驳杜牧“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的观点。写道：“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战势难回。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？”宋代的《史记》研究家们肯于独立思辩，不屑盲从，王安石对于杜牧的翻案文章来个再翻案。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，深切地指出：“江东子弟”所以不可能与君王“卷土来”的真正原因是“中原一败”之后，大势已经“难回”。显然，王安石冷静地审时度势的观点，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，更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现象的本质。生活于南宋亡国前夕的李清照也写了一首这方面题材的诗《夏日绝句》。面对金兵大举进犯中原，高宗

① 《唐诗鉴赏辞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出版。

② 《历代咏史诗》，李景峰主编，黄益庸编著摇大众文艺出版社，[illegible]年[illegible]月版。

带着臣僚仓皇南逃，国家生死存亡的现实，每个有识之士都不能不作出自己的选择。李清照诗的开篇就发出充满豪气的回答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”这既是诗人说自己，同时也是对英雄一世的项羽兵败之后“不肯过江东”而于乌江自刎的评价。李清照脱开杜牧、王安石关于项羽应不应该、可不可能东山再起的争论，站在生死观的高度，对项羽之死唱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赞歌。用诗歌为项羽研究的宝库中增添了一块瑰宝。

明清时期，开始了《史记》人物形象与兴起的小说二者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。茅坤、金圣叹等一批评点家普遍认为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传世小说，都是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的发愤之作。这一认识既是对二者本质关系的揭示，也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。由于时代的更替，民族矛盾的加剧，社会的动荡，士人命运的坎坷，出现了一批借吟咏《史记》人物抒发诗人悲戚与愤懑的诗歌，与《史记》评点家们合奏出时代的声音。明汤显祖的《黄金台》就是代表。这首诗与其说是咏史，莫如说是遣怀。诗人不在燕昭王筑黄金台召贤纳士富国强兵的史实处着笔，而是直刺现实：昭王那种求才若渴、礼贤下士、奋发图强的“灵气”，今天已经磨灭、消失。和诗人一样的忠臣义士，屡遭打击，始则贬之，终则罢之；报国无门，有志难酬。登上黄金台瞻念前途，不寒而栗。形势所迫，不得不走乐毅的道路。最后的一句“几人曾读报燕书？”的反诘，饱含了诗人多少无可奈合的愤懑和走投无路的悲怆！这首《黄金台》颇似左思的咏史之作，然而比之左诗不仅形式大不相同，内容也深刻得多，更具有震撼力。

综观《史记》人物诗评发展的历程和成果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点结论：

第一，用诗歌形式评论《史记》人物，几乎是与以文评（包括点评）形式的评论同时出现、发展、成熟、兴盛的。其数量、评论的深度与广度，完全可与以文章形式所取得的成果相媲美，并

与之相得益彰。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《史记》研究成果的时候，却很少得到承认。更不必说去开发这块宝藏了。最多只是当作其他研究成果的一种“副产品”而已。这不仅是不公平的，对《史记》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。认真对待与开发瑰宝应当提到《史记》研究的日程上来了。

第二，《史记》人物诗评的出现、发展、成熟、兴盛、深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、诗歌发展水平息息相关；与《史记》的流传程度和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取得的大小，也是密不可分的。只有联系上述条件和成果，来研究《史记》人物的诗评，才能正确评估其价值之所在。

第三，用诗歌这种形式评论《史记》人物，具有其他评论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诗歌形象鲜明感染力强，精练的语言往往凝聚着诗人敏锐的观察和深刻地见解，征服力强；诗之所言，往往是感于现实而发，易与现实人沟通；诗歌又朗朗上口，便于记忆与流传等等。这对《史记》人物命运引起人们的共鸣，形象活在人们心中，启迪人们思考现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（本书已作为北华大学的学术成果，由“北华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”资助出版，并列入北华大学文库。）

[illegible]年 [illegible]月 [illegible]日

目摇摇录

五帝时期…… 员
黄帝…… 员
尧…… 怨
舜 …… 圆
许由 …… 猿

夏摇商摇周时期 …… 猿
夏禹 …… 猿
夏桀 …… 源
商汤 …… 源
伊尹 …… 源
傅说 …… 缘
殷纣 …… 缘
比干 …… 缘
后稷 …… 远
周文王 …… 远
周武王 …… 远
周公 …… 远
伯夷 …… 苑
姜太公 …… 愿
周幽王摇褒姒 …… 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